



## 教宗方濟各宗座牧函

### 《熱愛聖經》

#### 紀念聖熱羅尼莫逝世一千六百週年

熱愛聖經及對成文的天主聖言滿懷孺慕之情，這正是聖熱羅尼莫（St. Jerome: Hieronymus）的一生和著述，留給教會的遺產。在聖人逝世一千六百週年之際，這些引自聖熱羅尼莫紀念日集禱經的話，<sup>[1]</sup> 為我們指出了一條不可少的途徑，好認識這位教會史上的巨擘和他對基督的深愛。這愛有如一條滿布支流的大河，永不言倦。他委實是位聖經學者、譯者及釋經者，對聖經擁有充分知識，滿懷熱忱教導所知。他對經文有精闢的解釋外，更熱切捍衛基督徒的真理，有時甚至到了激烈的程度。他是個刻苦和一絲不苟的隱修者，同時又是一位慷慨和慈祥的靈修導師。一千六百年後的今天，對我們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基督信徒來說，他依然是非常切合時代的人物。

#### 引言

主曆 420 年 9 月 30 日，在白冷靠近聖誕山洞由他建立的團體內，熱羅尼莫結束了他在世的生命。他這樣把自己託付給他經常在聖經中尋求和認識的主，也是他在 375 年四旬期某天，身患熱症時在神視中所遇到的那位判官。這經歷令他的生命徹底改變過來，這是個歸依時刻，令他對未來完全改觀。在神視中，他被人拉到那位判官前：「他盤問有關我的

狀況，我答說是個基督徒」。但那位判官卻說：「你說謊！你是個西塞羅的弟子，不是基督徒。」<sup>[2]</sup> 事實上，熱羅尼莫自年青時已醉心古典拉丁文詞的流暢和優雅，他初時把聖經的文字與之相比，感到它們生硬和不符語法，與他所講究的文學修養相比，簡直是粗陋低劣。

他生平這段軼事，令他決心完全獻身給基督及其聖言，奉獻畢生的努力，透過不倦的翻譯和注釋工作，使聖經的文字變得更平易近人。這經歷在他生命上重定出一個嶄新而決定性的方向：成為天主聖言的僕役，愛上了那「聖經的血肉」。這樣，藉著標誌他一生的不斷鑽研，他利用年青時所學得的，以及在羅馬所接受的培育，重新運用自己的學識，為天主和教會團體作更周全的服務。

為此，聖熱羅尼莫被喻為古代教會最重要的人物之一，是教父黃金時代裡東西方教會間的真正橋梁，實在受之無愧：他是亞奎里亞的魯斐諾（**Rufinus of Aquileia**）青年時代的朋友，曾與安博（**Ambrose**）邂逅，跟奧思定（**Augustine**）有頻密的書信來往。在東方，他又認識額我略納祥（**Gregory of Nazianz**）、盲者狄狄馬（**Didymus the Blind**）、撒拉米的厄比法尼（**Epiphanius of Salamis**）。基督徒畫藝傳統更把他與奧思定、安博和大額我略（**Gregory the Great**）放在一起，代表西方教會四大聖師。

我的前輩教宗在不同的機會上也提到熱羅尼莫。一個世紀前，本篤十五世在聖人逝世一千五百週年，寫了與他有關的通諭《施慰者聖神》（*Spiritus Paraclitus*, 1920年11月15日），並封他為「釋經大師」（**doctor maximus explanandis Scripturis**）。<sup>[3]</sup> 較近期的還有本篤十六世，在兩次連續的教理講授中介紹了他的生平和著作。<sup>[4]</sup> 今日在他逝世一千六百週年之際，我也願意紀念聖熱羅尼莫，由他對聖經的熱愛開始，介紹一下他的信息和教導對今日的適切性。

在這意義下，他的思想與那以天主聖言為題的第十二屆世界主教會議，<sup>[5]</sup> 以及我的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宗座勸諭《上主的話》（*Verbum Domini*, 2010年9月30日聖熱羅尼紀念日，<sup>[6]</sup> 都是一脈相承的，可被視為可靠的嚮導和獨特的見證。

## 由羅馬至白冷

聖熱羅尼莫的一生和足跡，全沿著羅馬帝國橫跨了羅馬帝國在歐洲和東方之間的道路。他約於 345 年在達耳瑪提雅（**Dalmatia**）與帕諾尼雅（**Pannonia**）交界的地區——即今日的克羅地亞或斯洛文尼亞——生於一個基督徒家庭，接受過穩健的教育。按當時慣例，他於 358 至 364 年間，在羅馬修辭學府求學時，以成人身分領洗。在羅馬求學期間，他全心傾慕古典拉丁著作，師承當時最著名的修辭學家。

完成學業後，他遍遊高盧，到了特里爾（**Trier**，今德國境內），在那裡首次接觸到由聖亞大納修（**St. Athanasius**）由東方傳來的隱修生活。一個修道的切願遂逐漸成熟過來，伴隨著他來到亞奎里亞（**Aquileia**），他在那裡與一些知己組成了「一個真福團體」，<sup>[7]</sup> 開始一段團體生活時期。

約在 374 年，當他途經安提約基雅（**Antioch**）時，決定退隱到哈爾基斯（**Chalcis**）曠野，度一個更徹底的苦修生活，並安排大量時間去學習聖經語言，先是修讀希臘文，然後是希伯來文。他得到一位歸依基督的猶太弟兄相助，引導他認識這個對他全新的希伯來文語彙，他曾形容其語音「刺耳和有太多送氣音。」<sup>[8]</sup>

熱羅尼莫故意選擇曠野和在那裡度這對他有很深意義的隱修生活：這裡是作生命基本抉擇的地方，是與天主契合和邂逅的地方，人在那裡藉著默觀、內心的考驗、靈性的奮鬥，能意識到自己的軟弱，加深認識自己和別人的有限，重新發現眼淚的重要。<sup>[9]</sup> 人在曠野裡才會體會到天主的具體存在，他與天主須有的關係，以及天主仁慈的慰藉。我很喜歡提到一件與此有關的軼事。相傳有一次熱羅尼莫問天主說：「你想我做什麼？」天主答覆他說：「你還沒有交給我一切。」「可是，主啊！我已給了你這個、那個……。」「但尚欠一樣。」「那是什麼？」「你還要把你的罪過交給我，好讓我欣然再次赦免它們。」<sup>[10]</sup>

他再次來到安提約基雅，由當地主教保利諾（**Paulinus**）祝聖為司鐸，然後約在 379 年到了君士坦丁堡（**Constantinople**），在那裡認識了額

我略 納祥，並在那裡繼續他的研究，將重要的希臘作品翻譯成拉丁文（例如：奧利振 **Origen** 的講道詞和歐瑟比 **Eusebius** 的編年史），又於 381 年親身體驗了在城中舉行的大公會議。在這些年的研學中，他求知的熱誠和慷慨精神，表露無遺。他之所以好學不倦，皆因他得不到不罷休的心所使然：「我間或會感到沮喪，多次更會放棄；但不久又重拾起來，堅持學習下去，」由這些求學的「苦澀種子」，收穫到「甘飴的成果」。<sup>[11]</sup>

熱羅尼莫在 382 年回到羅馬，為教宗達瑪甦（**Damasus**）服務，後者很賞識他的才華，二人遂合作無間。熱羅尼莫在那裡不停工作，但總沒有忽略靈修生活：他得到瑪塞拉（**Marcella**）、保拉（**Paula**）及其女兒歐多欽（**Eustochium**）等熱衷度徹底福音生活的羅馬貴婦相助，在阿文庭（**Aventine**）山丘上成立了一個專心研讀聖經的小團體，而他就是團體中的釋經者、老師和靈修導師。這時期，他開始著手修訂一些福音的早期拉丁譯文，還有一些其他新約經書；他仍繼續翻譯奧利振的講道詞和釋經著作，並展開頻密的通信活動，又公開駁斥異端作者，有時甚至用上過分的嚴詞厲語，不過總是出於他維護真正信仰和聖經道理的真誠意願。

這工作緊張和豐碩的時期，不久因教宗達瑪甦的逝世而中斷。他被迫離開羅馬，帶同幾位朋友一起來埃及，繼續已開始的靈修經驗和聖經研讀。他在那裡認識了偉大的神學家盲者狄狄馬，然後又來到巴勒斯坦，於 386 年在白冷定居下來。他實地接觸聖經事蹟發生的地點，在那裡繼續鑽研聖經語文。

他對聖地的重視，不但見於他自 386 年至逝世期間選擇在巴勒斯坦生活一事上，更表現於他為朝聖者所作的服務。他在自己特愛的白冷，靠近聖誕山洞的地方，成立了一男一女兩間修道院，連同招待「到聖地」（*ad loca sancta*）朝聖者的旅舍，這都顯出他慷慨款待前來瞻仰和接觸救恩史之地的人，讓他們把探索文化和靈修連結起來。<sup>[12]</sup>

熱羅尼莫在他靜心聆聽的聖經內認識到自己，並找到天主和弟兄姊妹們的面貌，這令他對團體生活的喜愛有增無已。他建立修道團體，按照團體方式度隱修生活的切願，源自昔日他與知心好友在亞奎里亞度的生

活。他視修道院如同「角力場」般，是鍛練人「視己於眾人以下，好能成為人上人」的地方，為能清貧樂道，以身作則。他認為「在同一長上管治下，與眾人一起」生活，能培育人謙遜、忍耐、靜默與溫良之德，他深明「真理不愛黑暗的角落，也不喜歡愛抱怨的人。」<sup>[13]</sup> 他也承認自己「很渴望修道院的斗室，（……）冀望有螞蟻般的勤勉，同心合意地工作，沒有任何個人財物，一切全歸眾人所有。」<sup>[14]</sup>

對於研究學問，熱羅尼莫絕非為己所好，而只當作一種靈修生活的操練，一個達至天主的方法。如此，他把自己的古典文學陶成，更完美地用於服務教會團體上。舉例說，他輔助教宗達瑪甦，而且始自阿文庭的小團體，便悉心教導婦女，尤其是授以希伯來文，引導保拉和歐多欽「從事翻譯者的搏鬥」，<sup>[15]</sup> 確保她們能以原文誦讀和咏唱聖詠，這在當時而言，簡直是前所未聞。<sup>[16]</sup>

他貢獻出自己的學識為人服務，且認為學識為每個福傳者都是必需的。他這樣提醒自己的朋友乃頗齊安（*Nepotianus*）說：「司鐸的說話應從閱讀聖經中汲取精華。我不想你成為一個多言的演說家或江湖客，而是一個明白神聖道理（*mysterii*），和透徹認識你天主訓導（*sacramentorum*）的人。不學無術的人說話最愛兜兜轉轉，用口快舌疾的話來搏取無經驗者的讚賞。不知羞恥的人常向別人講論連自己也不懂的事，因他有能力說服別人，便自充專家。」<sup>[17]</sup>

熱羅尼莫在白冷居住直至他於 420 年逝世，那是他一生最有成果和最充實的時期，完全用於研讀聖經，並忙於把舊約從希伯來原文翻譯過來的艱巨任務。與此同時，他又注釋了先知書、聖詠集和保祿書信，及寫了些聖經導讀。他的作品由許多珍貴的工作匯聚而成，是大家研討和合作的結果，包括抄寫和校勘抄本，以至反省和討論：「在研讀聖經時，我從不依賴個人的力量，（……）我習慣對自己以為知道的事提出疑問，對於我不肯定的事，尤其如此。」<sup>[18]</sup> 他既知道自己的限度，遂不斷請求別人以祈禱來支持他，好能按「使這些書寫成的同一聖神」，<sup>[19]</sup> 翻譯出這些聖經書卷；與此同時，他也不忘翻譯對釋經工作不可少的書籍，如奧利振的著作等，「讓有意深究這門科學的人有所參考。」<sup>[20]</sup>

熱羅尼莫的學術成就，來自他在團體內共付的努力，這也是為服務團體而做的。這合力協作模式也適於我們、我們這個時代及教會內不同的文化機構，好常能成為「把學問轉化成服務的地方，因為沒有了由合作而來並引導至合作的學問，便沒有真正和全面的人性發展。」<sup>[21]</sup> 這個共融的基礎就是聖經，那是我們不能獨自研讀的：「聖經是天主子民在聖神的默感下，為天主子民而寫的。只有與這天主子民共融一致，我們才能真正以『自家人』的身分，走進天主願意告訴我們的真理的核心。」<sup>[22]</sup>

那以天主聖言為滋養的健全生活經驗，令熱羅尼莫透過頻密的書信活動，成了一位靈修導師。他在靈修旅途上陪伴他人，因為他深信「沒有人能無師自通的」，就如他在寫給魯斯提苛（**Rusticus**）的信上說的，「我希望你能明白：我像一位有多次覆舟經驗的水手一樣，牽著你的手，教導你這個新手去航海。」<sup>[23]</sup> 他在這寧靜的角落裡，陪伴著人類度過世界大劇變的時代：410年羅馬屠城的慘劇，令他深受打擊。

他以書信方式來應付教義上的爭議，但常是為了維護正確的信仰。他在信中剛柔並用，但全情投入，由此可見他是個懂得與人相處的人，卻不會只求討人喜歡，明白到「愛情無價」，<sup>[24]</sup> 為此他以真誠和熱情待人。他關心到生活和工作的周遭情況，這點在他怎樣把自己的翻譯和聖經注釋，當作「友情饋贈」（*munus amicitiae*）貢獻出來，可見一斑。這首先是一份送給朋友的禮物，這些人是他的寫作和題獻的對象，他亦要求他們以朋友而非評論家的眼光來閱讀；其次這也是為其他讀者、當代人和各時代的人而寫的。<sup>[25]</sup>

他生命的最後幾年，全用於個人和團體的聖經誦禱和默觀，並透過寫作為弟兄姊妹們服務。這一切都是白冷靠近聖言生於童貞聖母的山洞旁所完成的，他知道誰「在自己心中常懷著基督的十字架、復活、出生地和升天之處，那人便是有福的！誰在心中有白冷，讓基督每天在他心中誕生，那人才實在有福！」<sup>[26]</sup>

從智慧的角度看熱羅尼莫的一生

為更透徹了解聖熱羅尼莫的為人，我們必須把他信友生活的兩個特質連結起來：一方面，是他絕對和毫不鬆懈地獻身於天主，且為了愛被釘的基督，而棄絕一切人性的安慰（參閱：格前 2:2；斐 3:8, 10）；另一方面，是他全神貫注於一絲不苟的研究，只是為了更全面地領略天主的奧秘。正為了聖熱羅尼莫所作的令人稱奇的雙重見證，他成了我們的模範：首先是為那度克苦和祈禱生活的修道人，促使他們能不畏艱辛，致力一絲不苟的研究和反思；其次是為學者們，他們要謹記：他們的學識若要有益於他們的信仰，就必出於絕對為愛天主而作，摒除一切人性的野心和世俗的欲望。

這些特質已被溶入歷史和藝術的範疇內，聖熱羅尼莫的形像在它們中屢見不鮮：西方的畫藝大師留下了他們描繪的傑作。我們可按這些畫作的類型，把它們分成兩個分明的路線。其中之一，尤其把他描繪成一位修道人和悔罪者，帶著一副因守齋而消瘦的身軀，退隱在曠野，雙膝跪在地上或俯伏於地；又多次見到他手拿石頭來捶胸，雙眼注視著十字架上的基督。在這類型中，要數現存梵蒂岡畫廊的達文西（Leonardo da Vinci）的感人傑作。另一個描繪聖熱羅尼莫的類型，把他畫成一位學者，坐在書桌前，埋頭翻譯和注釋聖經，周圍放著書冊和羊皮紙：他身負重任，以思想和寫作來維護信仰。這類型中著名的代表是丟勒（Albrecht Dürer），多次以這種姿態來描繪他。

上述兩個特點在卡拉瓦喬（Caravaggio）的畫布上被融匯為一，這畫作現珍藏羅馬博蓋塞畫廊（Borghese Gallery）：在那單一畫面內，這位年老的苦修者，全身披著一塊紅布，桌上放著象徵世事虛幻的頭顱骨；畢竟他顯然也帶著一位學者的特徵，雙目注視著書冊，手持一支蘸在墨水瓶中的羽毛管筆，顯出一位作家的風範。

我們要從這可稱為智慧類型的角度，去理解熱羅尼莫一生的雙重特徵。在尋求他準備不惜一切去服務的真理時，有時他會像真的「白冷獅子」般，使用過激的言詞。他在首部著作《底比斯首位隱修士聖保祿傳》（*Vita S. Pauli primi eremitae*）中親自解釋說，獅子能發出「巨吼」，也能流淚。<sup>[27]</sup> 為了這原故，他在畫中出現的兩種對立造形，其實是聖神使這些特質在他身上渾然一體。

## 熱愛聖經

聖熱羅尼莫靈修的特點，無疑就是他對教會在聖經內所承襲的天主聖言的熱愛。若說所有教會聖師，尤其基督徒時代初期者，都明顯由聖經汲取他們教導的內容，那麼熱羅尼莫便是更有系統地，而且以很獨特的方式這樣做的人。

近代釋經學者很欣賞聖經敘事和詩歌的技巧，尤其推崇它的表達手法；相反地，熱羅尼莫卻強調天主在聖經中以很卑微的方式啟示自己，而且聖經所用的希伯來文，較之於西塞羅優雅的拉丁文，是既粗獷而又原始的表達。因此，他絕非為了欣賞文詞的秀麗而專注於聖經，卻如眾所周知的，只因聖經領他認識基督，因為不認識聖經，就是不認識基督。<sup>[28]</sup>

熱羅尼莫教導我們，不僅只研讀福音，或只注釋載於宗徒大事錄和書信中的宗徒傳統，因為整個舊約為深入基督的真理和豐饒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<sup>[29]</sup> 福音的話可茲見證：它告訴我們，身為師傅的耶穌，引用了梅瑟、先知和聖詠的話，來解釋祂的奧蹟（參閱：路 4:16-21; 24:27, 44-47）。宗徒大事錄中的伯多祿和保祿，都特別根據舊約來宣講；沒有舊約，便不能完全明白天主聖子——救主默西亞的形像。舊約不應被視為用作引經據典的泉源，以證明先知的預言——在耶穌身上應驗過來；更徹底地說，反而只有在舊約「預像」的光照下，我們才能圓滿地理解，那在死亡和復活中完成的基督事件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在教理講授和宣講中，以及在神學論述中，重估舊約不可少的貢獻，把它當作珍貴的滋養來閱讀和吸收。（參閱：則 3:1-11；默 10:8-11）<sup>[30]</sup>

由他那些相似舊約先知的激烈說話，可見熱羅尼莫是如何完全獻身於聖經。我們這位聖師是由先知攝取那團內心的烈火，把它轉化成激烈和爆炸性的話（參閱：耶 5:14; 20:9; 23:29；拉 3:2；德 48:1；瑪 3:11；路 12:49），以表達出這位一心為主的事業而努力的僕人的憂心如焚，那是不可少的。一如厄里亞、若翰洗者、以至保祿宗徒，熱羅尼莫對謊言、虛偽和虛假道理深惡痛恨，驅使他的言論變得帶有挑釁味及看似嚴苛。要明白他著作的爭辯特性，最好是把它當作仿效和實踐真正的先知傳統。熱羅尼莫是對真理不屈不撓的典型見證，責備之嚴厲全是為了導

人悔改。他用詞和設譬之嚴苛，顯示這位僕人只願取悅他的主，而不是世人（迦 1:10），他為主耗盡一切精力。

## 聖經研究

聖熱羅尼莫對聖經的熱愛是充滿服從的。首先是對天主的服從，因為天主要求人對祂〔\*他〕的話人尊敬服從，<sup>[31]</sup>因而也要服從那些代表教會的生活傳統去解釋啟示道理的人。但這種「信德的服從」（羅 1:5; 16:26），並不純是一個對已知真理的被動接受；相反地，它也要求人主動地尋求理解。我們可以視聖熱羅尼莫是個忠信而勤奮的聖言僕役，完全獻身協助信仰中的弟兄姊妹，使他們對所接受的神聖「寶庫」，能有一個極正確的理解（參閱：弟前 6:20；弟後 1:14）。人若不明白那受默感的作者所寫的話，天主的話便會失去效用（參閱：瑪 13:19），不能結出愛天主的果實。

就當時來說，聖經的文字並不是時常可以直接接觸得到的。引用依撒意亞所說的話（9:11），即使是對那些「識字」的人——即那些受過充足教育的人——聖經的書卷仿如「封了印」般，無法理解。所以需要一位有能力的見證相助，帶來開釋的鑰匙，此即主基督，那唯一可以解開封印和開啟書卷者（參閱：默 5:1-10），這樣才可以揭示恩寵的奇妙湧流（參閱：路 4:17-21）。再者，熱心教友當中也有不少人表明不識閱讀聖經（參閱：依 29:12），非因他們不識字，而是因為不懂聖經的表達方式及古代的文化傳統，因此聖經的文字變得難以破解，就好像用了一種未知的字母，及一種隱晦的語言寫成一樣。

因此，我們需要詮釋者作媒介，行使他的「服務」職能，協助那些不懂得先知話語的人。我們可借用斐理伯執事的經歷，來描寫這情況：他被上主推動，前去邂逅那位坐在馬車上閱讀依撒意亞先知書（53:7-8）的太監，因為他無法理解經書的話。「斐理伯問他說：你明白所誦讀的嗎？他答說：若沒有人指教我，怎麼能夠？」（宗 8:30-31）<sup>[32]</sup>

熱羅尼莫是我們的嚮導，不但因為他像斐理伯一樣（參閱：宗 8:35），引導每位讀者認識耶穌的奧蹟，而且也因為熱羅尼莫忠於職守，有系統地為我們釋經及講解文化，好能正確而有益地理解所讀的聖經。<sup>[33]</sup> 除認識歷代的釋經著作外，他還精通傳遞天主聖言所用的文字，精確分析和估量聖經各抄卷，準確的考古研究，以及一切當代可用的方法，他都採用了，而且是一致而明智地運用了，好能對受默感寫成的經書，有一個正確的理解。

聖熱羅尼莫這個藉得取法的特點，對今日教會非常重要。正如《啟示憲章》所說的，聖經是「神學的靈魂」，<sup>[34]</sup> 又是實踐信友生活的精神支柱，<sup>[35]</sup> 那麼解釋聖經的任務，便須有專門的技能來相助。

一些優秀的聖經研究中心（例如：羅馬宗座聖經學院、耶路撒冷道明會聖經學院和方濟會聖經學院），及教父學中心（例如：羅馬聖奧思定學院），正是為達致這目的而設立，但每所神學院也應切法確保所教授的聖經科目，能令學生在釋經學和聖經神學的整合上，充分獲得解釋聖經的能力。可惜，由於許多人缺乏對聖經的基本知識，致使聖經的富饒被忽視或置之不理。為此，除加強司鐸和教理導師的教會培訓，讓他們在聖經學方面獲得應有的能力外，也應推行普及所有信友的培育，使各人都能打開聖經，從中汲取智慧、希望和生命等無可估量的果實。<sup>[36]</sup>

在這點上，我想用前任教宗在《上主的話》宗座勸諭中的話提醒大家：「聖言的聖事特性，可與基督在已祝聖的餅酒形下的真實臨在作類比。我們走到祭台前分享感恩聖宴，實在領受基督的體血。要在禮儀中宣佈天主聖言，就必須承認基督親自臨在，並向我們說話，而且他願意被人聆聽。聖熱羅尼莫談及我們領受感恩聖事和天主聖言時應有的態度說：『我們誦讀聖經，對我來說，福音就是基督的身體；聖經就是基督的教導。當基督說：你們若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時（參閱：若 6:53），這話雖亦可指（感恩）奧蹟而言，但基督的體血就是聖經的話，就是天主的訓誨。』」<sup>[37]</sup>

可惜的是在許多教友家庭中，無人自覺有能力——如同梅瑟法律所訓示的（參閱：申 6:6-7）——令子女認識上主的話，並指出它的優美和精

神力量。為了這個原故，我定立了「天主聖言主日」，<sup>[38]</sup> 以促進在祈禱中閱讀聖經及熟習天主的話。<sup>[39]</sup> 如此，所有其他宗教虔敬行為便富有意義，各按應有的價值優次，導人於信德的巔峰：絕對堅信基督的奧蹟。

## 拉丁通行本

熱羅尼莫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「辛苦耕耘所得的最甘飴成果」，<sup>[40]</sup> 就是由希伯來原文把舊約翻譯成拉丁文。直至當時為止，羅馬帝國內的基督徒，只能以希臘文閱讀全部聖經。新約經書原以希臘文寫成，而舊約經書也有完整的希臘譯本，即所謂「七十賢士譯本」（*Septuaginta*），那是埃及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團體約於主前二世紀完成翻譯的。但為拉丁文的讀者，卻沒有他們語文的完整聖經譯本，只有按希臘版本的部分及不完整的譯文。多得熱羅尼莫及繼他的後人，著手修訂及重新把整部聖經翻譯過來。在教宗達瑪甦的鼓勵下，熱羅尼莫在羅馬已著手修訂福音和聖詠的譯文，及至他來到白冷後，更開始直接由希伯來原文翻譯全部舊約經書：這工作經多年才告完成。

為完成這翻譯工作，熱羅尼莫運用了他對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的知識，不用說還有他扎實的拉丁文培育。他也採用了已有的語文學工具，尤其是奧利振的舊約六文對照本（*Hexapla*）。這翻譯的最後文本，一方面採用了當時常用的表述方式，同時又盡量保留了希伯來文的語風，但仍不失拉丁文的高雅。所得成果實為一部影響西方文化歷史的巨著，塑造出一套西方的神學用語。克服了一些起初對它的抗拒後，熱羅尼莫的譯本迅速成為學者與一般信友的共同遺產，因而被稱為「拉丁通行本」（*Vulgata*）。<sup>[41]</sup> 中世紀時期的歐洲，大家都學會用熱羅尼莫的聖經譯文來讀經、祈禱和作論證。如此，「聖經成了一個『浩瀚的詞彙』（克洛岱爾 P. Claudel）和『圖像集』（夏加爾 M. Chagall）。」<sup>[42]</sup> 文學、藝術，以至民間用語，都經常採用熱羅尼莫的拉丁譯本，留給後世許多優美和虔敬的瑰寶。

有鑒於這不爭的事實，特倫多大公會在其《再者》（*Insuper*）訓令中，確認拉丁通行本為「欽定本」，明認它多世紀以來應用於教會，並

證實它用作研究、宣講和公開討論上的價值。<sup>[43]</sup> 畢竟它並非為削弱聖經原文的價值，就如熱羅尼莫自己也不厭其煩地提到，將來更不會阻止人着手全新翻譯聖經。教宗聖保祿六世秉承梵二教長們的指示，希望拉丁通行本譯文的修訂工作能早日完成，以供教會上下應用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遂於 1979 年以他的《聖經寶庫》（*Scripturarum thesaurus*）宗座憲令，<sup>[44]</sup> 頒布了名為《新拉丁通行本》（*Neovulgata*）的標準版。

## 翻譯如同本位化

熱羅尼莫以他的翻譯，成功把聖經在拉丁語及拉丁文化中「本位化」，他這個努力成了教會傳教的恆常模式。事實上，「每當一個團體接受救恩的信息時，聖神就以福音轉化的力量豐裕其文化。」<sup>[45]</sup> 這樣便建立起一種循環：就如熱羅尼莫的翻譯是借助古典拉丁的語言和文化而成，並留下清晰可見的痕跡，同樣這翻譯以它的言詞及所包含的象徵和想像，到頭來又成了創建文化的元素。

熱羅尼莫的翻譯工作告訴我們，每個文化內的價值和正向形式都能充實教會。包含並活現於每個新翻譯內的宣講天主聖言的不同方式，都令聖經變得更充實，因為借用大額我略著名的話來說，聖經跟它的讀者一起成長，<sup>[46]</sup> 多個世紀以來，不斷獲得新的腔調和音色。把聖經和福音注入不同的文化內，令教會潛移默化，仿如不斷「佩帶珍珠的新娘」（*sponsa ornata monilibus suis*）（依 61:10）。這同時也說明了，聖經需要不停翻譯成每個文化和世代所用的語言和思想表述方式，包括我們現今全球一體的世俗文化在內。<sup>[47]</sup>

曾有人很合理地指出，我們可把被稱為語言款客的翻譯行為，與另一種款客形式作類比。<sup>[48]</sup> 為此，翻譯行為不單是語言上的問題，事實上，它相應於一種更廣泛的道德抉擇，與整個生活願景有關。沒有了翻譯，不同的語言團體之間便無法溝通；我們彼此關閉了歷史的門戶，把建立一個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拒諸門外。<sup>[49]</sup> 實在，沒有了翻譯，又何來好客之道？反而只會加強敵意行為。翻譯者是搭建橋梁的人。多少武斷、多少指責和衝突的產生，都是由於我們不認識對方的語言，卻又沒有堅定的希望，採取翻譯這種用之不盡的愛心表現！

連熱羅尼莫也要面對當代的主流思想。羅馬帝國建立之初，希臘文仍相當普及，但在他的時代，這已變成罕有例子。畢竟他要算當時最熟諳希臘語和基督徒希臘文著作的人，何況他更踏上學習希伯來文這更艱苦的無人之旅。假若真如人所說的，「我語言的限度，就是我世界的限度，」<sup>[50]</sup> 那麼我們可以說，我們必須歸功聖熱羅尼莫的多語言技能，讓我們能對基督信仰有一個更普世性的認識，同時又能更忠於原著。

慶祝聖熱羅尼莫逝世週年之際，天主聖言已被譯成三千多種語言，這使我們意識到一股非常活躍的傳教行動。一些文法、字典和其他語文工具的面世，全賴許多傳教士的努力，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有了基礎，並成了實現「接觸一切人的傳教夢想」的媒介。<sup>[51]</sup> 我們必須重視這一切努力，並為此投放資源，協助人們克服無法溝通的障礙和缺乏相遇的機會。尚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們做。正如上面已說過的，沒有翻譯，便沒有理解：<sup>[52]</sup> 我們不能認識自己，也不能認識別人。

### 熱羅尼莫與伯多祿宗座

熱羅尼莫一直與羅馬有不解之緣：他屢次回到這個精神港口；羅馬給了他人文主義的培育，也陶成了他的基督徒生活；他是不折不扣的「羅馬人」（*homo romanus*）。這個特殊連繫首先來自這城的語言，即他所擅長並深愛的拉丁文；但尤其來自他與羅馬教會的關係，特別是與伯多祿宗座的關係。帶有時代錯誤的畫藝傳統，把他繪成一位紅衣樞機，以示他是教宗達瑪甦身邊的羅馬聖職班一員。他在羅馬開始了修訂聖經的拉丁譯本。即使他後來因被人嫉妬和誤解，被迫離開了羅馬，他仍經常與伯多祿宗座保持堅實的連繫。

對熱羅尼莫來說，羅馬教會是基督的種子產生豐碩成果的肥沃土地。<sup>[53]</sup> 在一個動蕩的時期，教會那件渾然無縫的長衣，多次被基督徒的分裂所扯破，熱羅尼莫卻視伯多祿宗座為穩固的基準：「我不跟隨任何人，只跟隨基督，我與伯多祿宗座聯繫共融。我知道教會是建基於這磐石上的。」與亞略異端派爭論激烈之際，他寫信給達瑪甦說：「誰不跟你聚攏的，就要失散；誰不屬於基督的，便屬假基督。」<sup>[54]</sup> 為此，他更肯定說：「誰與伯多祿宗座聯繫，就是我的朋友。」<sup>[55]</sup>

熱羅尼莫常為了信仰而牽涉於激烈的爭辯中。他酷愛真理，熱切維護基督，這似乎已使他在書信和寫作中用上過激的言詞。其實他生性平和：「我也願有和平；我不僅切望，更是懇切祈求和平！但我所要的是基督的和平，真正的和平，一個沒有積怨的和平，一個不心懷惡鬥的和平；不是那種壓服敵人而來的和平，而是那結合於友誼的和平！」<sup>[56]</sup>

我們的世界越來越需要慈悲和共融的靈藥。我要再一次呼籲：讓我們作出友愛共融的輝煌及具吸引力的見證。<sup>[57]</sup>「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，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。」（若 13:35）耶穌以懇切的祈禱向父祈求說：「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（……），為叫世界相信。」（若 17:21）

## 愛熱羅尼莫所愛

在結束這封書函前，我願再向大家作一個呼籲。在後人稱頌聖熱羅尼莫的眾多頌詞中，有人不僅視他為博覽基督徒「圖書館」的最偉大學者，歷代的信友都從這圖書館汲取滋養，而其中為首的就是聖經這瑰寶。我們還可以把他的論語頗齊安的話套用在他自己身上：「勤讀聖經和不斷默想，使他的心成了一個基督的圖書館。」<sup>[58]</sup>熱羅尼莫為了充實自己的圖書館不遺餘力，常視之為明白信仰和靈修生活不可少的工場；在這方面，他為現代的人也是個傑出的模範。但他更進一步。對他來說，求學不止於青年受培育的時代，而是個終身事業，是他一生每日的優先本分。我們可以說，他吸收了整個圖書館，然後把學識分施給眾人。四世紀時，遠道前來東方追尋隱修運動的普斯杜米安（Postumianus），是熱羅尼莫生活方式的目擊證人，曾住在他那裡幾個月，並論及他說：「熱羅尼莫全神貫注地閱讀，整個沉浸在書卷中，晝不眠，夜不寢；常在讀書或寫作。」<sup>[59]</sup>

論到這事，我設想到今日如果一個青年人走進市內書店，或在互聯網頁上搜尋宗教書籍一欄，究竟會遇到什麼。即使他真能找到這多數設在周邊外的一欄，仍難以找到些有分量的作品。青年人搜尋這些書架或瀏覽這些網頁時，是很難明白為何研究宗教道理能成為某些人熱衷的事業，

致令他全情投入；多個世紀至今，對天主的渴望為何能灼熱這些偉人的心靈；靈修生活的成長，為何能影響神哲學家、藝術家和詩人、史學家和科學家。今日的問題之一，不只是在宗教方面，而是文化上的無知：那可靠地解釋和翻譯我們文化傳統的詮釋能力，實在難能可貴。我想尤其對青年人提出一個挑戰：請你們開始尋找自己的文化遺產。基督信仰使你們繼承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，那是你們所應把持的。你們應傾慕自己所擁有的歷史。你們要放膽注視著那位年青和焦躁不安的熱羅尼莫，他正如耶穌說的比喻中那個人，變賣了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好能擁有「那顆寶貴的珍珠。」（瑪 13:46）

實在，熱羅尼莫是「基督的圖書館」，一間永恆的圖書館，十六多個世紀以來，一直教導我們基督的愛有什麼意思：這愛與跟他的聖言邂逅是分不開的。為此這個一千六百週年紀念，號召我們去愛熱羅尼莫所愛的，重新發現他著作的價值，並讓自己被他的精神觸動。這精神的核心，基本上可形容為：焦灼想望對自我啟示的天主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。昔日熱羅尼莫不停對他當代的人大聲疾呼說：「你要時常誦讀聖經；更好說，你對聖經應愛不釋手。」我們今日怎能不聽從他這話呢？<sup>[60]</sup>

熱羅尼莫提及最光輝的典範就是童貞瑪利亞，尤其是她的童貞母性，以及她在祈禱中讀經的態度。瑪利亞在心中默思（參閱：路 2:19, 51），「因為她是神聖的，而且她誦讀聖經，認識先知，記得加俾額爾天使向她宣告的事，以及先知們所預告的事，（……）她看見自己新生的小兒子，那躺在馬槽中哭啼的唯一獨生子，但她實在知道，躺在那裡的就是天主聖子。她把所見的和其所讀過和所聽到的作比較。」<sup>[61]</sup>讓我們把自己託付給她，她比任何人更能教導我們如何誦讀、默想、祈禱和默觀天主，這天主從不厭倦臨於我們的生活中。

發自羅馬聖若望拉特朗大殿

2020年9月30日，聖熱羅尼莫紀念日，本人在任第八年。

教宗方濟各

（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及香港教區合譯）

- [1] 台灣譯：「天主，祢曾恩賜聖業樂司鐸，對聖經的研究獨具強烈的嗜好，及深湛的領悟；求祢賞賜我們也能從祢的聖言中攝取心靈豐富的滋養，尋獲生命的泉源。」（《羅馬彌撒經書》，第三標準修訂版，2020年）  
香港譯：「天主，你曾恩賜聖熱羅尼莫司鐸，熱愛聖經，活出聖言；求你使你的子民，也常能從你的聖言，獲得豐富的滋養，找到生命的泉源。」（《羅馬彌撒經書》，第三標準修訂版，2020年）
- [2] 《書信集》22, 30: CSEL 54, 190.
- [3] 《宗座公報》12 (1920), 385-423.
- [4] 參閱：2007年11月7及14日公開接見信友：*Insegnamenti*, III, 2 (2007), 553-556; 586-591.
- [5] 第十二屆世界主教會議，《致天主子民書》（2008年10月24日）
- [6] 參閱：《宗座公報》102 (2010) 681-787.
- [7] *Chronicum* 374: PL 27, 697-698.
- [8] 《書信集》125, 12: CSEL 56, 131.
- [9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122,3: CSEL 56, 63.
- [10] 參閱：[教宗方濟各] 2015年12月10日早晨默想。該事載於 A. Louf, *Sotto la guida dello Spirito, Qiqiaon, Magnano (BI) 1990, 154-155.*
- [11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125,12: CSEL 56, 131.
- [12] 參閱：《上主的話》宗座勸諭，89:《宗座公報》102 (2010), 761-762.
- [13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125, 9.15.19: CSEL 56, 128. 133-134. 139.
- [14] *Vita Malchi monachi captivi* 7,3: PL 23, 59-60; *Opere storiche e agiografiche*, a cura di B. Degórski, *Opere di Girolamo XV*, Città Nuova, Roma 2014, 196-199.
- [15] 《艾斯德爾引言》2: PL 28, 1505.
- [16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108,26: CSEL 55, 344-345.
- [17] 《書信集》52, 8: CSEL 54, 428-429; 參閱：《上主的話》，60:《宗座公報》102 (2010), 739.
- [18] *Praef. Paralipomenon LXX*, 1.10-15: *SCh* 592, 340.
- [19] 《梅瑟五書引言》: PL 28, 184.
- [20] 《書信集》80, 3: CSEL 55, 105.
- [21] *Messaggio in occasione della XXIV solenne Seduta pubblica delle Pontificie Accademie*, 4 dicembre 2019: *L'Osservatore Romano*, 6 dicembre 2019, p. 8.
- [22] 《上主的話》宗座勸諭，30:《宗座公報》102 (2010), 709.
- [23] 《書信集》125,15.2: CSEL 56, 133.120.
- [24] 《書信集》3,6: CSEL 54, 18.
- [25] 參閱：《若蘇厄書引言》1, 9-12: *SCh* 592, 316.
- [26] 聖詠 96(95) 講道: PL 26, 1181; 參閱：S. Girolamo, *59 Omelie sui Salmi (1-115)*, a cura di A. Capone, *Opere di Girolamo IX/1*, Città Nuova, Roma 2018, 357.
- [27] 參閱：《底比斯首位隱修士聖保祿傳》16,2: PL 23, 28; *Opere storiche e agiografiche*, cit., 111.
- [28] 參閱：《依撒意亞引言》PL 24, 17; S. Girolamo, *Commento a Isaia (1-4)*, a cura di R. Maisano, *Opere di Girolamo IV/1*, Città Nuova, Roma 2013, 52-53.
- [29] 參閱：梵二，《啟示憲章》，14.
- [30] 參閱：同上。
- [31] 參閱：同上，7.
- [32] 參閱：熱羅尼莫《書信集》53,5: CSEL 54, 451; *Le lettere*, a cura di S. Cola, II, Città Nuova, Roma 1997, 54.
- [33] 參閱：梵二，《啟示憲章》，12.
- [34] 參閱：梵二，《啟示憲章》，24.
- [35] 參閱：梵二，《啟示憲章》，25.
- [36] 參閱：梵二，《啟示憲章》，21.
- [37] N. 56; 參閱：詠 147: CCL 78, 337-338; S. Girolamo, *59 Omelie sui Salmi (119-149)*, a cura di A. Capone, *Opere di Girolamo IX/2*, Città Nuova, Roma 2018, 171.
- [38] 參閱：《開啟他們的明悟》自動手諭，2019年9月30日。
- [39] 參閱：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，152, 175:《宗座公報》105 (2013), 1083-1084.1093.
- [40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52, 3: CSEL 54, 417.
- [41] 參閱：《上主的話》宗座勸諭，72:《宗座公報》102 (2010), 746-747.

- 
- [42] 聖若望保祿二世，〈致藝術家書〉 (*Lettera agli artisti*) (1999年4月4日)，5: 《宗座公報》 91 (1999), 1159-1160.
- [43] 參閱：《天主教會訓導文獻》 Denzinger-Schönmetzer, *Enchiridion Symbolorum*, 1506.
- [44] 1979年4月25日: 《宗座公報》 LXXI (1979), 557-559.
- [45] 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，116: 《宗座公報》 105 (2013), 1068.
- [46] 《厄則克耳講道》 I, 7: *PL* 76, 843D.
- [47] 參閱：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，116: 《宗座公報》 105 (2013), 1068.
- [48] 參閱：P. Ricœur, *Sur la traduction*, Bayard, Paris 2004.
- [49] 參閱：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，24: 《宗座公報》 105 (2013), 1029-1030.
- [50] L. Wittgenstein, *Tractatus logico-philosophicus*, 5.6.
- [51] 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，31: 《宗座公報》 105 (2013), 1033.
- [52] 參閱：G. Steiner, *After Babel.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New York 1975.
- [53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 15,1: *CSEL* 54, 63.
- [54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 15,2: *CSEL* 54, 62-64.
- [55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 16,2: *CSEL* 54, 69.
- [56] 參閱：《書信集》 82,2: *CSEL* 55, 109.
- [57] 參閱：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，99: 《宗座公報》 105 (2013), 1061.
- [58] 《書信集》 60, 10: *CSEL* 54, 561.
- [59] Sulpicius Severus, *Dialogus* I, 9, 5: *SCh* 510, 136-138.
- [60] 《書信集》 52,7: *CSEL* 54, 426.
- [61] 聖誕講道 IV: *PL Suppl.* 2, 191.